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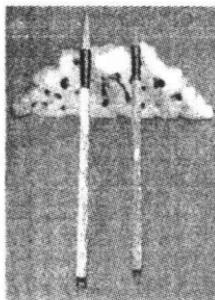
文白
对照

傳世
藏書

吉林摄影出版社

文白对照传世藏书

吉林摄影出版社



第十五卷

目 次

孔子家语	(1)
袁氏世范	(351)

第十五卷目录



孔子家语

相鲁第一	(3)
始诛第二	(8)
王言解第三	(11)
大婚解第四	(18)
儒行解第五	(22)
问礼第六	(29)
五仪解第七	(34)
致思第八	(43)
三恕第九	(59)
好生第十	(66)
观周第十一	(77)
弟子行第十二	(82)
贤君第十三	(92)
辨政第十四	(101)
六本第十五	(108)
辨物第十六	(124)
哀公问政第十七	(132)
颜回第十八	(139)
子路初见第十九	(147)
在厄第二十	(154)
入官第二十一	(160)

困督第二十二	(167)
五帝德第二十三	(176)
五帝第二十四	(181)
执辔第二十五	(184)
本命解第二十六	(194)
论礼第二十七	(199)
观乡射第二十八	(206)
郊问第二十九	(210)
五刑解第三十	(212)
刑政第三十一	(216)
礼运第三十二	(219)
冠颂第三十三	(232)
庙制第三十四	(235)
辨乐解第三十五	(237)
问玉第三十六	(244)
屈节解第三十七	(248)
七十二弟子解第三十八	(257)
本姓解第三十九	(280)
终纪解第四十	(284)
政论解第四十一	(288)
曲礼子贡问第四十二	(311)
曲礼子夏问第四十三	(327)
曲礼公西赤问第四十四	(345)
序	(353)

袁氏世范

睦 亲

性不可以强合	(355)
人必贵于反思	(358)
父子贵慈孝	(360)
处家贵宽容	(362)
人贵能处忍	(363)
亲戚不可失欢	(364)
家长尤当奉承	(365)
顺适老人意	(366)
孝行贵诚笃	(366)
人不可不孝	(367)
父母不可妄憎爱	(370)
子弟须使有业	(371)
子弟不可废学	(372)
教子当在幼	(374)
父母爱子贵均	(375)
父母常念子贫	(376)
父母多爱幼子	(377)
祖父母多爱长孙	(379)
同居贵怀公心	(379)
同居长幼贵和	(380)
兄弟贫富不齐	(381)
同居不必私藏金宝	(382)
兄弟贵相爱	(384)
同居相处贵宽	(385)
友爱弟侄	(385)

文白对照传世叢書

目

录

和兄弟教子善	(387)
背后之言不可听	(388)
亲戚不宜频假贷	(389)
亲旧贫者随力周济	(390)
子孙常宜关防	(392)
子弟贪缪勿使仕宦	(393)
家业兴替系子弟	(395)
男女不可幼议婚	(395)
议亲贵人物相当	(397)
媒妁之言不可信	(397)
分给财产务均平	(398)
遗嘱公平维后患	(399)
遗嘱之文宜预为	(400)

处 已

人之智识有高下	(400)
处富贵不宜骄傲	(401)
礼不可因人分轻重	(402)
穷达自两途	(403)
世事更变皆天理	(404)
人生劳逸常相若	(405)
忧患顺受则少安	(407)
谋事难成则永久	(408)
性有所偏在救失	(409)
人行有长短	(410)
人不可怀慢伪妒疑之心	(410)
人贵忠信笃敬	(412)

厚于责己而薄于责人	(414)
处事当无愧心	(415)
为恶祷神为无益	(416)
公平正直人之当然	(416)
悔心为善之几	(417)
恶事可戒而不可为	(418)
小人当敬远	(418)
老成之言更事多	(419)
君子有过必思改	(420)
言语贵简寡	(421)
觉人不善知自警	(421)
正己可以正人	(422)
浮言不足恤	(423)
谀巽之言多奸诈	(424)
凡事不为已甚	(425)
言语虑后则少怨尤	(426)
与人言语贵和颜	(428)
与人交游贵和易	(429)
才行高人自服	(430)
居官居家本一理	(430)
小人难责以忠信	(431)
衣服不可侈异	(432)
礼义制欲之大闲	(433)
见得思义则无过	(434)
子弟当谨交游	(435)
兴废有定理	(436)
节用有常理	(438)

居官居家本一理	(439)
周急贵乎当理	(440)
不可轻受人恩	(441)
受人恩惠当记省	(442)
报怨以直乃公心	(442)
暴吏害民必天诛	(443)
民俗淳顽当求其实	(444)

治 家

宅舍关防贵周密	(445)
夜间防盗宜警急	(446)
富家少蓄金帛免招盗	(447)
失物不可猜疑	(447)
睦邻里以防不虞	(448)
焙物宿火宜儆戒	(449)
小儿不可带金宝	(450)
小儿不可独游街市	(450)
小儿不可临深	(451)
亲宾不宜多强酒	(451)
人物之性皆贪生	(453)
交易宜著法绝后患	(455)
钱谷不可多借人	(455)
债不可轻举	(456)
营运先存心近厚	(456)

孔子家语



相鲁第一

【原文】

孔子初仕为中都宰，制为养生送死之节，长幼异食，强弱异任，男女别涂，路无拾遗，器不雕伪，为四寸之棺、五寸之椁，因丘陵为坟，不封不树。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诸侯则焉。定公谓孔子曰：“学子此法以治鲁国，何如？”孔子对曰：“虽天下可乎，何但鲁国而已哉！”于是二年，定公以为司空。乃别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咸得厥所。先时季氏葬昭公于墓道之南，孔子沟而合诸墓焉。谓季桓子曰：“贬君以彰己罪，非礼也。今合之，所以掩夫子之不臣。”由司空为鲁大司寇，设法而不用，无奸民。

【译文】

孔子最初做官是当中都宰。他规定了养生送死的礼节：老年人和年轻人吃的不一样，体力强的人和体弱的人干的活不一样，男人女人在道上要分开走，在路上不捡别人遗落的东西，器具不用雕绘加工，为死人做四寸厚的木棺，五寸厚的外棺，在土山上埋葬，不堆土不栽树。这些制度实行了一年，各个诸侯国都效法着做。鲁定公对孔子

说：“学习这些办法，来治理鲁国怎么样？”孔子回答说：“整个天下都可以学，哪只鲁国呢？”二年后，定公让孔子当司空。他区别了各种土质的性能，农作物都各自得到所适宜生长的土地。先前，季氏在墓道南边安葬昭公，孔子当了司空后，挖沟让昭公墓和诸鲁公的墓圈到一起。孔子对季桓子说：“贬抑国君，张扬了自己的罪过，不合乎礼呀。我现在让昭公墓合到祖坟一块，用以掩盖你父亲的不对。”孔子由司空的职位又被提升为大司寇。他制定了法令，不必施用，国内就没有做坏事的百姓了。

【原文】

定公与齐侯会于夹谷，孔子摄相事，曰：“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古者诸侯并出疆，必具官以从，请具左右司马。”定公从之。至会所，为坛位，土阶三等，以遇礼相见，揖让而登。献酢既毕，齐使莱人以兵鼓噪，劫定公。孔子历阶而进，以公退，曰：“士，以兵之。吾两君为好，裔夷之俘敢以兵乱之，非齐君所以命诸侯也。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俘不干盟，兵不逼好。于神为不祥，于德为僭义，于人为失礼，君必不然。”齐侯心怍，麾而避之。有顷，齐奏宫中之乐，俳优侏儒戏于前。孔子趋进，历阶而上，不尽一等，曰：“匹夫荧侮诸侯，罪应诛，请右司马速刑焉。”于是斩侏儒，手足异处。齐侯惧，有慚色。将盟，齐人加载书曰：“齐师出境，而不以兵车三百乘从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兹无还对曰：“而不返我汶阳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

【译文】

鲁定公和齐景公在夹谷会盟，孔子担任辅相，陪同前往。孔子对定公说：“我听说有访问会盟一类的事，一定备有武士；有战争之类的事，一定备有文官。古时，侯王如果出国办事，一定有文官、武官跟从，请安排左右司马前往。”定公听从了孔子的意见。到了会上，修的土台有三级台阶，以简单的礼仪相见，双方礼让着登上土台。礼仪完毕，齐国让莱人拿兵器喧扰、起哄，想劫持定公。这时，孔子一步一级登上土台，领着定公退下，说：“兵士们拿起武器，攻上去。我们两国国君友好会见，边远的东夷俘虏竟敢用武力来捣乱，这不是齐国国君招待诸侯的方式。边远之人不能图谋中原，东夷之人不能扰乱华夏，俘虏之人不能干扰盟会，武力不能逼迫友好。方才，莱人的举动对于神灵是大不吉祥，对于德行来说是丧失道义，对于人来说是失去了礼制，君王肯定不赞同这样。”齐景公心里惭愧，让莱人避开。过一会儿，齐方演奏宫中的乐曲，歌舞艺人在前面胡乱表演。孔子又赶忙进来，登上台阶，留一级未登，说：“平民惑乱诸侯，按罪当杀，请右司马快速施刑。”于是就杀了艺人。齐侯害怕，露出惭愧的神色。将要盟誓时，齐国人在盟书上加一句话：“齐军出境，鲁国不派兵车跟从，有盟誓为证。”孔子让兹无还回答说：“你们不归还我们汶阳的土地，让我们用来供应齐国的需要，也有盟誓为证。”

【原文】

齐侯将设享礼，孔子谓梁丘据曰：“齐鲁之故，吾子

何不闻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执事。且牺象不出门，嘉乐不野合，享而既具，是弃礼。若其不具，是用秕稗。用秕稗，君辱；弃礼，名恶。子盍图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乃不果享。齐侯归，责其群臣曰：“鲁以君子之道辅其君，而子独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于是乃归所侵鲁之四邑及汶阳之田。

【译文】

齐侯打算设宴招待定公。孔子对梁丘据说：“齐国、鲁国旧有的典礼，您难道没听说过吗？事情已经完成了，而又设宴，这是让机事徒劳。再说，牺尊、象尊这些酒器不许出国门，钟磬这类乐器不许在郊外演奏，宴会上如果全部具备了这些东西就是抛弃了礼法，如果不具备这些东西，就如同用秕糠宴饮，极不郑重。这是君王的耻辱，是丢弃礼法，名声不好。您为什么不考虑一下？享礼是用来宣明德行的，不能宣明德行，不如停止。”没举行享礼。齐侯回国后，责备他的群臣说：“鲁国大夫用君子的做法辅佐他们的国君，你们却用夷狄那样一套教我，让我做了错事。”于是就归还了侵占鲁国的汶阳一带的城邑和土地。

【原文】

孔子言于定公曰：“家不藏甲，邑无百姓之城，古之制也。今三家过制，请皆损之。”乃使季氏宰仲由隳三都。叔孙不得意于季氏，因费宰公山弗扰率费人以袭鲁。孔子以公与季孙、叔孙、孟孙入于费氏之宫，登武子之台。费人攻之，及台侧，孔子命申句须、乐颀勒士众下伐之，费人北，遂隳三都之城。强公室，弱私家，尊君卑臣，政化

大行。

【译文】

孔子对鲁公说：“大夫的采邑不能收藏铠甲兵器，城墙不能达到百雉，这是古代的制度。如今季孙、叔孙三家都超过了规定，请让他们都减一减城墙的高度和长度。就让季孙氏家的总管仲由领人毁掉三家的都城。叔孙氏和季孙氏不和，跟着费邑的总管公山弗扰领费邑人袭击鲁国国都。孔子带定公和季孙、叔孙、孟孙三人躲到季氏的家里，登上武子台。费人来进攻，攻到武子台旁边。孔子命令申句须和乐颀领兵众下台回击。费邑人战败，于是就毁掉三家都邑的城墙。这做法使王室强大，削弱了大夫的势力，使得君尊臣卑，政令教化在全国大力推行。

【原文】

初，鲁之贩羊有沈犹氏者，常朝饮其羊以诈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溃氏，奢侈逾法。鲁之鬻六畜者，饰之以储价。及孔子之为政也，则沈犹氏不敢朝饮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溃氏越境而徙。三月，则鬻牛马者不储价，卖羔豚者不加饰。男女行者别其涂，道不拾遗，男尚忠信，女尚贞顺。四方客至于邑，不求有司，皆如归焉。

【译文】

先前，鲁国有个叫沈犹氏的羊贩子，经常在早晨把羊饮饱了再卖，以期骗买主。有个公慎氏，妻子淫荡不规矩。有个慎溃氏，奢侈得超过法度。鲁国卖六畜的人，用

高价骗人。等到孔子当了司寇，沈犹氏不敢早晨饮羊骗买主，公慎氏把他的妻赶出家门，慎溃氏越过国境搬走了。孔子上台三个月，那些卖牛马的人不敢漫天要价，卖猪羊的不敢加价。男女行人在道上分开走，路不拾遗。男崇尚忠实诚信，女人崇尚贞节温顺。到城里来的四面八方客旅，不用找管事的，都像回到家一样。

始诛第二

【原文】

孔子为鲁司寇，摄行相事，有喜色。仲由问曰：“由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乐以贵下人乎。”于是朝政七日而诛乱政大夫少正卯，戮之于两观之下，尸于朝三日。子贡进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今夫子为政而始诛之，或者为失乎。”

【译文】

孔子当上了鲁国的司寇、代理国相的职务后，面有喜色。仲由问道：“我听说品德高尚的人，祸来了不怕，福来了不乐，先生您得到官位却高兴，为什么呢？”孔子说：“是的，有这样的话，不是说以重视下人为乐吗。”孔子在得了官位的情况下，上朝理政七天就杀了乱政大夫少正卯，在宫门两观之下行刑，并在朝廷停尸三天示众。子贡进谏说：“那少正卯是鲁国知名的人物，如今先生执政先